

2025-4-12

299 中庸二五：至圣章

大家好！今天是正式课《中庸》第二十五讲第31章《至圣章》。今天这一章非常精彩！我和你们一样的非常期待着《至圣章》的开讲。至此章大体上完成了子思对《中庸》的一个系统性论述，就是从“中庸之道”、“大德受命”到“至圣配天”他完成了一个“中庸之道”内部的逻辑循环，极为重要！

好！我先带领大家来咏读一遍。这篇文章我是希望所有人将它背下来，因为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帮助，并且这也是难得一见的极为优秀的古文。“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

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”这是一个极好的而且他总是昂扬的一种很深沉的气传到了孟子，后来又在韩昌黎身上能看到这口气，再到了王阳明、最后传到了我们的“教员”毛泽东，就是这口“文气”！

《至圣章》在讲什么？讲至圣配天。何为“配天”呢？到了配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君临天下贵为天子了。从“受命”到“配天”这是《中庸》涉及到政治的部分的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亦可以讲此章实际上是对“王道”的一个完整的叙述。何为“王道”？为什么“王道”可以“配天”可以“得天下”？如不是这样必将失天下，我们可以今天对比一下川普的做法。

好！进入今天的主题。“唯天下至圣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第一个概念是“天下”。“天下观”一直是儒家的根本！好多人理解不了“儒道法”的区别，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说一下墨家我也可以讲一下，“儒道法墨”的区别。儒家是有一个“大一统”观念（主张大一统），它和道家不一样。道家主张小国寡民、鸡犬相闻、老死不相往来，有一点“无政府主义”或者叫“自由主义”。

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道家是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，后来泛滥到西方搞成了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，他们基本上主张无政府、主张个体的自由至高无上，主张政府越小越好，把东西交给市场让老百姓自己来搞。但儒家他主张“大一统”的概念，“天下观”是儒家大一统观念的一个概述。为什么要“大一统”还大一统到天下？以前我们的大一统是一国，今日“全球一体化”就是“天下观”，是“大一统”的观念。

法家当然同意“大一统（天下观）”的观念，但法家和儒家最主要的区别是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。儒家的天下观是“人民观”，而法家的天下观是“君王观”。儒家的“天下观”是有官，但是他的第二个部分是“以民为本”而不是“以君为本”，这是儒家和法家最主要的区别。墨家它虽是“以民为本”但是他和儒家不一样，墨家的“以民为本”依旧是“反政府”的！墨家和道家的“无政府主义”不一样，墨家容易走极端。

墨家很容易走向一种极致、冲动和恐怖主义的道路，所以墨家比较多侠客。其中由于墨家文化在日本这个时间比较久远并且比较深邃，所以日本的文化受墨家的影响比较深。我今天早上写了长短句说的就是日本（他是隐者忍者），他就是墨家的一些思维习惯、思维逻辑和一些做事方法。

为什么儒家的“天下观”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操作的可行性？因为儒家是在公元前约300年至250年期间（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）形成的，因为天下大乱、黎民百姓生灵涂炭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政府，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态，所以他才有了“天下观”。

“天下观”有客观的理性，也有历史的必然，所以天下观是个大一统的观念，它又是以民为本的一个基础。同时，儒家又概述了三统的这样一个构造社会生态的体系。三统就是道统、体统、法统这样一个体系。天下要这样认识，我们才能理解何为至圣？至圣观是治理天下的一个基本的逻辑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圣人观或天子观，可以这样理解，但子思不是这个意思。

整个《至圣章》说的是人，但是远远高于人。当它高于人的时候，它就具象为一种主义，一种制度了。唯天下至圣才能做到后边的是五德。至圣之人既是指从君子到圣人的那些人，也是指从平民到天子的那些人。所以至圣观的第一个部分是指至圣之人。第二个部分是指至圣之礼，这个礼说的就是制度。它是从周礼而出发，与时俱进，不断的更新的，不断的适应现实的。

优良的制度至圣之礼。是后人读不懂《中庸》，才把中庸之道封死。我上堂课讲《中庸》第一次总结的时候，我说“中”是动词，“庸”也是动词。如你不知道“中”和“庸”是动词，你把它当成了名词或形容词，你永远摸不到中庸之道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将中庸之道融入你的血脉，变成你的行为逻辑和思想方法。所以至圣观，第一个是至圣人之道。第二个是至圣人之礼，至圣之人，至圣之理。第三个是至圣配天，意思是当你真正的达到了。

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。你将可以拥有天下，统一天下，治理这个天下。在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，当美国开始胡闹，当我们开始重建我们自己的生态的时候。此一章此其时也，多么的及时，多么的重要。我们看看子思是怎么说的？说到这个地方子思用了“五有”请大家务必记住“五有”。这不光是对圣人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，一定要做到“五有”，这“五有”非常重要。

我先念一遍这“五有”。“为能聪明睿智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

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”有臨，有容，有執，有敬，有別，五有。我尊重一些讀《中庸》的朋友的語言，他們將這個概述為“至聖之五德”但你知道兩千多年了，極少能將“五有”說明白，說清楚，因為它不是私德。

“聰明睿智，足以有臨”。何為聰明？聰明指的是對已然，通常我們將這個世界概述為四種方式，第一是已然，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。聰明是看到已然。聰明看不到什麼，看不到未然。還沒發生的事情，他是看不到的。更看不到應然是什麼呢？就是應該的樣子。當然歷史不應該是應該那個樣子。最後一個是必然，必然的結果。聰明能看到的是已經發生的，已經存在的事情叫已然。什麼叫睿智呢？

睿智看到的是未然還沒發生。應然是它應該的樣子，就是它對未來最優的選擇是什麼，和必然，可能它未然並非應然，它確實有它歷史的走向叫必然。聰明睿智的人，才可以有“臨”。“臨”是什麼？別人以為用一個君臨天下，可以解釋“臨”。不是的，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君臨天下的。你知道“臨”是一種俯看，自上而下的俯看。為什麼你是站在上面向下來俯看呢？

因為你聽過前面的課程，我講過了出境。因為你出了境，接觸到了天道，現在你自天道而觀人世，俯看、俯察，這個字就叫“臨”吶，“有臨”。如你不是出境的人，你本身就在里边，你“臨”什麼呢？你墮陷在其中，攪和在其中，你就沒法“臨”。你必須有一個出境，然後全部搞清楚，從天而降，躬身入局，君臨天下，這個時候它才叫“臨”吶。

你看五德的第一德就很難，你不要認為什麼人都足以有“臨”。毛澤東有機會去做一個中學老師的，好好考研，也能在北大當個教授。如果考公也可以在北京謀一個一官半職。全部放棄，去秋收起義，一介書生造了反，上了井岡山。何謂足以有臨呢？他敢否定所有的通道，然後看到天道突然的降臨——“足以有臨”。改變自己的命運，改寫歷史，這個就叫“聰明睿智，足以有臨”。

“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”，有容也很难呢。容，你得多大？你才能容。你的心胸得有多么的大，你的本领得有多么的大，你才有足够的宽度，足够的厚度来包容。“宽裕”有人说是指一个空间的概念，足够的大。“宽裕”此处不是，“宽裕”是一个财富的概念，是你必须要养育，你要化育万物，你要道并行的。这个“宽裕”有空间概念，也有财产、财富概念，否则你拿什么去“容”天下呢？

温柔，这里当然不是指你的感情，你的态度，而是指制度和政策的温柔。你的环境足够宽厚，你的政策像雨露一样的可以滋养，才足以有容，否则你拿什么来容？你容不了，他这里指的不是一个态度，他指的是一个广大的胸怀和足够的能力，不然，你怎能真空妙有如此的财富，为大家提供一个社会生态呢。请注意，真空妙有。

毛泽东上井冈山带银两了吗？那为什么可以足以有容呢？对了，他用的就是土地革命，这个就叫宽裕温柔。是不是超越了所有朋友的想象力，以为宽裕温柔是一个富豪笑咪咪的给做一点慈善呢？那个可以足以有容吗？我写过一篇文章：《慈善，斯恶也！》。若制度足够好，我们要什么个人的慈善，个人的施舍，装什么装，是因为制度和政策出了问题，个人才在那儿表演。

所以你懂得有临很难，有容也很难，这是对圣人至圣者的要求。第三句话，第三个有：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。你想办成一个事情，你能不坚守你的原则吗？你能不坚守你需要坚守的一切吗？奋发图强、刚猛坚毅，你必须做到如此的情况，你才能有执。他们说执，很多人判断出说是决断，是一种行为能力，因为发奋刚毅的人才能有执。我不是这样解。

我仍然认为，子思的意思就在中庸的前段，我讲过的“诚之者，择善固执”，此执就是择善固执也。择善固执，是坚守那份善，是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，你要执的是那个善，什么叫善？最崇高的理想、最优良的制度、最妥贴的政策。择善固执也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执，

你的发强刚毅，因为一个土匪也能发强刚毅，一个优秀的企业也能发强刚毅，也可能足以有执，但所执者未必是善。

择善固执，对圣人的要求，也是对君子的要求，极为困难。那么多贪官污吏，他们不知道择善吗？一个人择善固执是巨大的牺牲，是无偿的付出，不容易，所以才是至圣才能做到，第三有。第一：有临，第二：有容，第三：有执，难不难呢？当然是极为困难，但我们必须做到择善固执。第四有，是有敬：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。在这一段的翻译上，两千多年，胡闹。

齐，斋戒，祭祀。此处的齐，子思的意思，不是让你跪在那儿祭拜祖先，祭拜神明，是让你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，为什么别人尊重你？是你高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，比如说共产主义旗帜，这个是齐；什么叫庄？毛泽东千辛万苦上了井冈山，从秋收起义带来的队伍里边，大部分是农民，拿着锄头穿的农装，即便是有一些军队参与的部分，穿的也是国民党的军装。怎么办？

土布、草灰弄出来的灰军装，一个八角帽、一粒五星放在帽子上面。庄是肃穆的意思，穿上红军军装的那支队伍，虽七八百人，加上朱德过来的队伍也就是一千多人，但他跟当地的土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，跟当地的军阀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什么叫庄？肃穆威严不可侵犯者，谓之庄。齐是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，庄是庄严肃穆不可侵犯。何谓中？中是指你的制度理性。

中，动词，你的制度是符合民心民意，符合天道，符合人情，此谓中；什么是正，是严明的纪律，铁的纪律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齐庄中正，这样的行为，足以有敬。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，庄严肃穆，制度理性，纪律严明，谁见了谁都会表示对你的尊敬、崇敬、敬爱、追随。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。有敬容易吗？

如果你有了私欲，你高扬的是maga，不是理想主义，不是共产主义，甚至连新自由主义也不是，你说的是maga，maga翻译成具体的行为，就是发一个你的币和你老婆的币，你有私欲不似人君。做不

到齐庄中正，你如何获得天下人的尊敬？你没有这份敬爱，你又怎能让所有的人步调一致的追随你，跟你一起行动？你不行王道，你行霸道，王道才有乐土啊，霸道生灵涂炭呐，怎么会爱你、跟你呢？

有敬，很难的。记住：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。这五有哪一有都不容易做到。我是可惜了，子思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翻译了2500年，乱成了一锅粥，不像个样子。好，最后一有：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。这个有别是最难的，这个有别也极为重要，什么叫文？制度就是文；什么叫理，法律就叫理；文理就是制度和法律。什么叫密？就是细的意思，细密；什么叫察，就是清晰明白。

制度和法律细致而清晰明白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要有别啊！上下有别，前后有别，左右有别；因为“人心惟危，道心为微”，若无差别，一刀切就出问题了。举个例子——李岩，本来李自成起义带了一支队伍，仗打的也不错；这时候，秀才李岩给出了一个口号，这个口号，因为一般的口号你喊一下子，作为一个旗帜可以，但这个口号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口号，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迎闯王不纳粮啊！

没别了，不纳粮怎么活？就只能吃大户，吃完大户，第二年呢？大户不是韭菜，每年割一次的，大户割过就没了，第二年呢？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占领京城吃完大户之后，你的政权能持续吗？所以李自成杀李岩；一句话把一个好端端的起义军就废了，一刀切行吗？貌似政治正确，其实充满了杀机。毛泽东建立根据地，打土豪了没有？打了。

土地革命嘛，将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，开始交公粮，要纳税的呀；不然，经济没有办法进行正向循环，打土豪是非正向循环，是一次偶然发生的、一次性的行为。你如果制度和政策不能有别，必死无疑！你哪能上来就给180个国家都给加税，不能这样，而且除以2的算法加税，你真不懂“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”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治理逻辑，你既然不懂，你还想怎样？你想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吗？

川王的疯狂将“至圣之五德”这五有变成了“五无”；“不能有临”，他不是自天而下，他是自利益而来；“不能有容”，他没有能力包容天下；“不能有执”，他坚守不了，不能择善固执啊；“不能有敬”，他没有高举旗帜，端庄伟岸，也做不到客观公正；“不能有敬”，也“不能有别”啊，所以川不是至圣，经典的小人呐！他没有办法“配天”，得不到天下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加快进程，虽然我们的文很短，但是它确实是内容丰富。下边这句话就极为重要，“**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**”这涉及到我们哲学的伟大命题——体用之论，本体就是“溥博渊泉”，溥博渊泉指的是中庸之道；为什么要用这四个字？“溥博”乃是说的“天”，是天降甘霖；“渊泉”说的是地涌甘泉呐；“而时出之”，有人说“时出之”就是有时出，有时不出，你这错了，怎么能这么解释呢？“时”就是需要的那一刻就出来了。

中庸之道，“**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**”中庸之道在掌握中庸之道的至圣之人的身上，当他面对现实中一切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及时的迸发出来，“而时出之”；好多人问，毛泽东没有上过军事学院，甚至没有读过正经的军事教科书，他怎么知道四渡赤水呢，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；毛泽东怎么就能知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呢，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。

毛泽东怎么知道建立共和国的财政和金融呢？他又没学过财政，又没学过金融，他甚至弃用了国民党留下来的所谓的专家；我大学毕业到财政部的时候，还有国民党留用人员，而我们的主体就是我党自己在根据地一边战斗，一边学习，在实干中成长出来的财政金融的干部，也叫人才；当时我们不懂，他们敢在晋察冀、晋鲁豫、晋绥所有的根据地都发行货币，将财政收入和金融管理的井井有条；他们平均学问在初中这个水平，甚至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财政和金融这个概念。

我们建立共和国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；你看他有问题没有，他有他的问题，但他“齐庄中正”啊，他哪来的，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啊；“中庸之道”用的时候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；当你掌握了中庸之道，无往而不利呀！好，继续，“溥博如天”；我刚才说了，中庸之道的智慧，这里边他说“如天”，就是他构成社会生态的那个“天”，“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”，他的智慧就像是滋养万物的甘霖呐，这里边他第一次用“天”。

用天和地的这样的概念，一会儿到后边我们再回头来说这两句的含义。“见”，他的字是见，其实是出现的意思；“见而民莫不敬，”这里边的“民莫不敬”就含义颇深了，为什么？有五德的谦谦君子、至圣的君子，他只要一出现，“而民莫不敬”；这个“见”的是人、是组织，“见”的是人和组织，这组织“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”，是人和组织“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”。

我记得我讲过一段故事，就是贺龙打劫一个教堂，把那个神父洋人给抓了，英国人，抓了以后，绑票嘛，他就等着这个洋人写信去要点银子赎他，结果长征开始了，这付赎金的人可能也找不着；这个神父就跟着贺龙的队伍开始长征，走到云南的时候，贺龙叫这个神父你走吧你走吧，反正也换不来钱了；神父不走，神父说你们这支队伍怎么就像是传教的队伍一样呢，衣衫褴褛，还在宣传呢？

所以他认定这支队伍将来一定成功，了不起，他要跟着走。“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”，是这样有敬的。“见而民莫不敬”。“敬”在解释上可以理解为崇敬、尊敬，但大体上“敬”是恭顺的意思。因为你这样，所以天下人恭顺你。“言而民莫不信，”言不是我说了话，所有人都信。是你的制度和政策推出，就如同商鞅变法的时候，为什么天下人相信？当然不是搬一根木头给10两金子这么简单，是你的制度和政策有着理性，它符合天道，也符合民心。

所以你说出的话，民莫不信，老百姓相信你，老百姓相信毛泽东，老百姓相信共产党。“言而民莫不信”。我今天讲这三个“莫不”请

注意。“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”是检验五德的标准呐，三个“莫不”是对五德的打分呢。如果呢，民不敬这个人、这个组织，民不敬，民不敬啊。

今天民主党的人、民主党的州，还有好多的世界上其他的人并不敬川老爷，民不敬啊。言，你说的没人敢信。你三天两头地变，而且你的变跟某种利益有关联，民不信。行而民莫不说，你做的事情能落实每一个人的生计，既保障了没有能力的老弱病残，又照顾了各个方面的人，对顶层也有很好的约束，天下人都很高兴，民莫不说。

请问老川，现在你问问中国老百姓是说还是不说呀？你一会儿贸易战加一次，一会儿加一次，都加到 145 了。中国人民不说，欧洲人民说不说呀？不说呀。日本人说不说，不说。美国人民说不说呀？也不说，这两天可能就要上街啦，民不说呀。民不敬，民不信，民不说，五德尽失。你还想王天下吗？你还配天吗？你还自己说自己比华盛顿还伟大吗？你还想上山上立第六座石像吗？胡闹！

为什么中庸之道很多君王并不喜欢？宋以后有人专门讲给君王听，最难讲的就是第三十一章，因为它像一面镜子，任何一个君王、一个领导者，看看你是否有五有啊？先不说中庸之道“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”，先不说这个。看看检验的三个“莫不”的标准能做到吗？是不是老百姓很敬啊？是不是老百姓很信呐？是不是老百姓很高兴啊？如不是，你能检查自己五德吗？

说到五德和三个“莫不”，我必须得说，我在读这段的时候，我是落泪的。毛泽东真的了不起，五德俱全。“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”。毛泽东了不起，他领导的这个党也能做到——足以有临、足以有容、足以有执、足以有敬、足以有别。与他们同代，我感到光荣。

我其实发自内心地希望《中庸》成为中央党校的必修课。其中第三十一章，每一个从事领导干部的同志必须倒背如流，经常地审视自

己——做到五有了吗？能不能实现三个“莫不”？如你没有那么高的学问，做不到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，你至少要努力。不要搞成五个没有，三个“莫不”变成三个“全不”，这就糟糕透顶啦！

我们注意到，川普选拔的干部确实是垃圾。他们不懂“至圣”，也不懂中庸之道，然后他们突然“有临”，然后以私为本，开始胡作非为。这样下去其实是不但不能MAGA，相反会加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迅速的衰败。让我们感到非常感慨，也许外国人不怎么读我们的中庸之道，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治理的规范。

但我想，事情发展到有一天时候，他们可能才知道什么叫中华文明、什么叫博大精深？为什么这个民族五千年绵绵不绝？他们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的？今天读《至圣章》就能体会了。也是因为《至圣章》，“故曰配天”呐，他才配拥有天下，治理天下。而你不做“至圣”，不能有五德，你以霸道来横行天下，终将是不能持续、不可持久，必然要颠覆的。

好，我们先往下边走。“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”中国当然不是指的今日之中国，是指国之中。在那个时期泛指中原大地。“施及蛮貊。”就是声名在中原名声鹊起，然后即便是到了蛮貊，到了边远地区，也能听到。后边这几句话，在这几千年的翻译里边就出现严重的状况。“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”因为大家以为要洋溢的是声名。不是声名，是制度和政策，它的效能。

是制度及政策的效能必须施及蛮貊，要让党的光辉照边疆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都必须将好的制度和政策送到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指的不是名声跟着船走，跟着人走，不是的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党的光辉照边疆。这实际上是当至圣五德变成制度和政策的时候，必须让制度和政策落实到每一个角落，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
后边这段话和前面这段话是没有关联的，但翻译上面我看了各种版本，就是这段话“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”他在说什么？一共说了六个所，所至、所通、所覆、所载、所照、所

坠，他在说什么？前两个说的是制度和政策要下去，然后这个地方重新回到了溥博如天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。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像天之所覆，像地之所载。

天，自然的天，地，自然的地，天覆地载是人生存的自然环境。人生存的还有一个叫社会环境，这个社会环境是由中庸之道所延伸出来的制度和政策，它是社会生态的天，是社会生态的地。他在赞美溥博渊泉，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制度和政策像日月给大地给万物阳光雨露，霜露所坠，给万物滋养啊，他不是说的名声洋溢乎啊。

在整个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说一个圣人做的很好，所以他就是“所至所通，所覆所载，所照所坠”。子思用如此的排比句，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中庸之道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。它，像阳光，像雨露，像日月，并育万物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从大德受命到至圣配天的整个的历程。其中，后边四个所是指中庸之道，指溥博渊泉的。

天地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。你知道圣人之道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啊，时而出之，如天，如渊。整个的气贯长虹，一气呵成，说到了至圣之道的用处。什么用处？如天之所覆，如地之所载，如日月所照，如霜露所坠，就这么厉害。中庸之道，当你掌握了它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么厉害，可以处理天下事。

我们上一章三十章讲的并育而不相害，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。我上一堂课简单解释了一次中庸之道，我下一堂课呢算中庸之道的第二次小结，我再讲一下中庸之道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。因为下一堂课的内容少，我可以再安排第二次小结，然后再有一堂课，我们就结束中庸了，最后一堂课讲完以后还有剩下两堂课就结束了。我觉得很不舍，但确实是接近尾声了，我不舍的除了大家以外，我不舍的还有子思呢。

好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句话，“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”凡有血气者，血气方刚，有血气的人，这里边翻译的很多很多，甚至有些人认为有血气者包括蚊子包括其他的动物。莫不尊亲，都跟你很亲，这有点封建迷信，连蚊子都很喜欢你。这里边凡有血气者，有血气，血气方刚，实际上我把它翻译成凡有理想者，理想主义者莫不尊亲，尊是尊你为首，亲是亲近相随。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你为首，莫不亲近相随。

天下的理想主义者，莫不尊你为首，亲近相随，故曰配天。其实在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上能做到这一步的屈指可数，他们都封神了，他们都成为了宗教的领袖，因为要么就是上帝，要么就是耶稣，要么就是真主，要么就是佛祖，要么就是老君。我们有幸，我们遇到了一个人，叫毛泽东。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好了。

好了，南方大雨如注，我也是汗流浹背了，身体弱了一些，没劲儿了，但很好。我咬着牙今天把《至圣章》讲给大家听，我其实本人也很开心，因为我读《至圣章》极为感动的。好吧，我希望你们能把《至圣章》背熟了，刻在心里，指导自己的行为，思维逻辑和行为习惯慢慢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刻在你的脑子里，流转在你的身体上面。行，今天就这么多，明天下午有时间唠叨几句市场。好，周末愉快。